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 Dorothy Ross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

[美] 多萝西·罗斯 著

王楠 刘阳 吴莹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 / (美) 多萝西·罗斯著; 王楠, 刘阳, 吴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

(西学源流)

ISBN 978-7-108-06179-9

I. ①美… II. ①多… ②王… ③刘… ④吴… III. ①社会科学—科学史—
研究—美国 IV. ①C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7024 号

特邀编辑 童可依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张国荣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30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625

字 数 549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7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

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

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

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年元旦

卷首语

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的关注，本书探究了美国社会科学是如何根据自然科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塑造自身的。

罗斯教授提出美国社会科学从美国例外论那里获得了它的独特性，而美国例外论的观点认为，基于其共和政府和广泛的经济机会，美国在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这种民族自我认知的影响下，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历史遵循一种千年王国的进程，可以避免欧洲面临的历史变迁、大规模贫困和阶级冲突等问题。在内战之前，这种美国例外论的观点将社会科学家们引入了一种让时间静止的民族性的努力中。内战尚未结束，工业化的力量就使美国不得不面对观念与现实的历史变迁。社会科学的各学科正是产生于这场危机，而它们的发展正体现了保留例外论理想的利益对这种历史转变的逃避和驯化。

罗斯教授向我们展示了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发展它们各自传承的知识传统时，是如何对历史意识、政治需要、职业结构和他们可利用的科学概念的变迁做出反应的。最初在镀金时

代，社会科学家的愿望是维持和延续自然和历史的确定法则；到了进步时代，社会科学家则将美国历史与西方自由主义历史联系起来，并将其现代化的力量归结为资本主义、民主和科学。但同时，他们却急于使历史隶属于科学控制，并试图开拓出一块自然的领域以使例外论的理想继续保存下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到更为强烈的技术控制观点的驱动，社会科学将历史令人沮丧的不确定性转变为可控的自然过程。

这是第一本广泛审视美国社会科学历史背景的著作，它说明了美国例外论这种民族意识形态对美国社会科学发展及一般社会思想的核心性影响。

献给与此书一起成长的约翰和埃伦

在瑞士，游人们所跨越的莱茵河发源于冰川，流经中世纪的城堡和封建时代的废墟，直至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高速干道，并最终注入海洋，永久地平静下来。美国史也有着同样的旅程。在史前的冰川时期和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时代，这个故事还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当海洋进入其视野时，它获得的体验之强烈几近于痛苦……科学可以丈量海洋的深度，观测其洋流，预报其风暴，或确定它与自然体系的关系。在民主的海洋中，科学可以看到某些终极性的东西。人类不可能走得更远。原子也许可以移动，但普遍的平衡却无法改变。

亨利·亚当斯

《美国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第9卷

鸣谢

学术是一项众人的事业，我深刻地意识到本书得到了许多先辈和同事的支持。虽然我已在文本和脚注中引述了他们的贡献，但无疑，还是有很多观点在此书写作的漫长过程中被忽略了。请允许我对整个学术共同体以及给予本书学术支持和个人支持的朋友们，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

我特别要感谢我之前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因为此书是在那里写作的，他们给了我灵感和鼓励。西奥多·波特 [Theodore M. Porter] 对此书进行了彻底的和质疑性的阅读，斯蒂芬·英尼斯 [Stephen Innes] 对本书的前几章也给予了批评性意见。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迈克尔·霍尔特 [Michael Holt]、马克·托马斯 [Mark Thomas]、奥利维尔·如恩斯 [Olivier Zunz] 和约瑟夫·凯特 [Joseph Kett] 阅读了本书全部或部分的书稿，并给予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本书的反思则来源于拉尔夫·科恩 [Ralph Cohen] 主持的关于解释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富有启示性的讨论和埃里克·米德福特 [Erik Midelfort] 对我的长期提点。

我同样要感谢对书稿予以批评的其他同事。我在约翰·霍

普金斯的新同事路易斯·高拉姆博什 [Louis Galambos] 仔细阅读了文本并给予了同情的理解；彼得·诺维克 [Peter Novick]、大卫·郝林格 [David Hollinger] 和艾米·斯坦利 [Amy Stanley] 对前几章予以详细的评论；芭芭拉·拉斯莱特 [Barbara Laslett] 从社会学和女性研究的视角阅读了本书；霍华德·瑟夫特尔 [Howard Seftel] 则从经济学的视角做出评论；唐纳德·杜威 [Donald Dewey] 阅读了关于劳工骑士党的几章。即使有些建议我并未采纳，但本书从所有读者的批评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最后，我还要表达我对剑桥大学编辑弗兰克·史密斯 [Frank Smith] 的感谢，他不仅推动了本书的进一步完善，而且他的温和态度减轻了我作为一个作者的紧张。

许多人和组织都曾以不同方式为本书提供过帮助。早期的大部分研究是由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批号为 SES-7923830，而且我很高兴能得到历史哲学部主任罗纳德·奥弗曼 [Ronald Overmann] 的耐心帮助。后期的写作和研究由“弗吉尼亚大学一百五十周年基金”资助。此外，国会图书馆及其书库和读者部的员工为我阅读该馆丰富的藏书提供了方便，我也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该馆的员工为我对书籍的查询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指出，芝加哥大学特藏部的罗伯特·罗森塔尔 [Robert Rosenthal] 馆长拥有关于美国社会科学的丰富历史知识，是位值得拜访学习的人。

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使用的是古老的打字机，是弗吉尼亚大学的秘书洛蒂·麦克考莱 [Lottie McCauley]、凯思琳·米勒 [Kathleen Miller] 和埃拉·伍德 [Ella Wood] 将其转录到文字处理机上，我很感谢她们在职责之外做出的奉献和耐心。在

过去这些年里，我的研究助手查理斯·埃文斯 [Charles Evans] 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工作。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斯坦福·罗斯 [Stanford G. Ross]，他曾给予此书及时的批评和肯定。更重要的是，我们美满的生活使得此书以及我的所有成就成为可能。

脚注中使用的缩写

- AAAPSS** 《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术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AER** 《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AHAAR** 《美国历史协会年度报告》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 AHR** 《美国历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AJS** 《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APSR**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ASR** 《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DAB** 《美国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 EW** 约翰·杜威：早期著作，5卷本（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7—1975年）*John Dewey: The Early Works*, 5 vol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5)
- JAH** 《美国历史学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JHBS** 《行为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 JHS** 《社会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 JHUSHP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关于历史和政治科学的研究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JPE** 《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LW** 约翰·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年（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1—）*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